

二十五年・五個畢業典禮

文・管科87、管研89 / 柯心滢

我爸、我弟和我，總共在交大待了25年，拿了六個學位，一家四口一同參加的交大畢業典禮就多達五個。民國73年夏天，在光復校區圖書館前、由媽媽幫我們拍下這張照片時，我八歲、弟弟才三歲，當時誰都沒想到我們三人後來與交大還有這麼長久的不解之緣……。

唯一沒有共同參加的畢業典禮

民國61年，爸爸從交大電信系畢業。那時候我爸和我媽已經在「交大電信 vs. 靜宜化學」的聯合畢業旅行中認識，也交往了幾個月，可是畢業典禮當時他們正在鬧分手，所以我爸只好很孤單的自己參加自己的畢業典禮。套用電影<回到未來>的劇情，我和我弟發覺自己正一點一點的消失，所以我們跨越時空向他們大喊：「不要！不要分手！」

幸好爸爸聽見我們的呼喊，接下來兩年在戰地金門當兵時，很努力的躲在碉堡裡寫信，又把我媽給追回來。這件事改變了我們四個人的一生。

不久之後他們就結婚了。其實是這場婚禮開啓了後面的五個畢業典禮。

第一個共同參加的畢業典禮

民國73年，爸爸完成了在職進修的交大管研所碩士學位。在那之前的三年裡，爸爸每週都要台北、彰化兩地奔波，工作、學業兩頭忙，於是家務的重擔多半落到辛苦的媽媽身上，尤其剛出生不久的弟弟又很煩人（好啦，我承認其實當時剛上小學的我更煩人…）。所以爸爸能夠完成這個學位，可說是全家人共同「抗戰」的成果。

我還記得那天爸爸和媽媽都特別開心，拖著我們兩個小孩在校園裡拍了無數



的照片，直到後來我和我弟一起翻臉，賴著坐在行政大樓前的階梯上不走，他們才終於停止。

說來好笑，我爸唸大學的時候交大還只有博愛校區，唸研究所和博士班的時候，又是在台北校區（北門郵局樓上），他其實不曾在光復校區上過課。

第二個共同參加的畢業典禮

第二個全家一起參加的交大畢業典禮，還是我爸的。這次是民國85年，在經過長達八年的抗戰之後，終於拿到管研所博士學位。

我媽真是了不起的女人，有過之前三年的經驗、特別是她已經體認到她的兩個小孩頗難管教之後，居然還願意支持

我爸唸博士班。換作別人，可能早就下最後通牒——「要是你敢再提讀書的事，我就跟你離X。」

所以當我爸爸終於通過論文考試、確知可以參加畢業典禮的那一天，全家人差點喜極而泣。這次不但我們一家四口參加，連爺爺奶奶都一起來了。除了又在校園裡拍了無數的照片，這次還是我們唯一一次在交大禮堂從頭坐到完的畢業典禮，因為博士生是一個一個被唱名上台撥穗領證書的。

不過在整個過程中我有一事不解：我爸明明早就已經上台領完證書了，我「阿嬤」還是目不轉睛、很專注的看著台上走來走去的頒獎人與畢業生。我心想：

鄧校長雖然非常可愛，但是並沒有特別帥的說……難道阿嬤想在博士生中物色一個孫女婿？

我阿嬤看了很久之後終於開口了：「噢，寄咧喜查某耶捏！」（中譯：這是一個女生耶！）我漫不經心的回答：「喜啊喜啊。」（中譯：是啊是啊。）隔了不到兩分鐘，阿嬤又開口了：「寄咧瑪歌喜查某耶捏…」（中譯：這又是一個女生耶…）我又漫不經心的回答：「喜啊喜啊…」

就在「喜啊喜啊」重複到第八次、我開始領悟到其中必有詐的時候，阿嬤終於一口氣講出白話文了：「哩鰲拜嘛愛安捏！」（中譯：妳以後也要向她們看齊！）就在我臉上浮現出三條線的時候，阿嬤又如泣如訴的補上一句：「男的博士已經不稀罕了，可是我們柯家都還沒有女博士…」

任何會算數的人都知道，我阿公阿嬤雖有孫兒孫女十一人，可是其中姓柯的孫女也不過就只有我一人……至今我都還欠阿嬤一個博士學位，深感抱歉。不過我也不忘轉告領完證書剛回到座位上的老爸：「爸，阿嬤說你的博士學位不稀奇喔……」

第三、第四個共同參加的畢業典禮

第三、第四個全家一同參加的畢業典禮是屬於我的，然而卻是我「最沒有畢業感」的畢業典禮。

民國87年我從交大管理科學系畢業，那時就已經知道自己可以直升交大管研所台北組（後來改名為經營管理研究所）。我嫌台北房租貴，加上當時剛落成的女二舍非常豪華，所以我申請了新竹的宿舍，有課的日子才通車上台北。就因為還住在校園裡，跟系上教授也都還不時見面，心態上並不覺得自己「畢業」了。反倒是大三快結束之前，我忽然意識到大四這年班上同學們可能就要各奔東西了——不管是因為選修不同領域的課，或是因為忙著唸書補習考研究所，總之我們以後不會再像之前一樣有那麼多共同必修課、有那麼多分組作業可以一同奮鬥了。一時之間有些感傷起來。

民國89年，我從交大經管所畢業。當時正值2000年網路熱潮，有心情繼續唸博士班的人實在不多，我唸傳播所的室友甚至放棄碩士論文，提前跑到dot.com公司卡位了。我在那年四、五月的時候也已經在園區裡找好了工作，決定到校園外的世界闖一闖。那次畢業典禮算是我告別唸了六年的母校的重要儀式，可是我當



第一次全家一起到交大的時候，矩陣林才剛種不久，運用來支撐固定的竹竿都比樹幹粗。二十年後它們已經蔚然成林了……

時仍然沒有什麼「畢業感」。

主要的原因有兩個：我要加入的公司位於園區的高層廠房裡——距離女二舍不到百步之遙。我當時就下定決心要在娘家母校賴到暑期住宿結束為止。不知道這是不是潛意識裡抗拒畢業、抗拒長大的一種方式？

更重要的原因是，我的論文指導老師楊千教授慷慨的對他的門生提供「免費終生保固售後服務」，楊老師有一門固定開在星期三晚上的課，很多他指導過的學生都會在這天回鍋回來上課，晚上九點半課程結束之後，大家還會留下來聊天到深夜，那種熱烈而又融洽的氣氛，是我在交大最美好的回憶之一。

我真的不覺得我畢業了。雖然領了證書也拍了照，我真的覺得自己還沒畢業。

第五個、最後一個

民國 92 年，我弟弟從交大土木系畢業。對，就是經常在校園裡扛著測量儀走來走去的那個系。大一的時候他們那組的測量儀被風吹倒在地摔壞了，在風大的新竹，這種事應該常發生，不過這小子居然



心滢、炳勳攝於行政大樓／作者提供

連祖師爺賞飯吃的飯碗都摔破，顯然註定與這行無緣。畢業時，他已經決定當完兵後要到清大唸經研所（這個叛徒…）。

在 2003 年 6 月 21 日這一天，我們又全家整裝一起參加交大的畢業典禮，又一起在校園裡拍了無數的照片，有些甚至很搞笑。但是我們心裡都知道，這很可能是我們全家一起參加的最後一個交大的畢業典禮了。我已經決定不唸博士班，弟弟又決定唸個交大沒有的研究所，所以即使將來我或弟弟很快結婚有小孩、這個小孩非常聰明，跳級又跳級，最後考上交大……未來 20 年裡，我們也很可能不會再有機會參加另一次家人的畢業典禮了。

在心態上，我是在這一天跟我弟一起從交大畢業的。我從來不會像那天一樣那麼不想畢業——雖然那天距離我的第一個交大畢業典禮也已經有好多年了。

我終於還是畢業了。帶著很多美好的回憶與淡淡的感傷……。